

掌故叢編

第四輯

掌故叢編 第四輯目錄

清高宗像 影片

清聖祖算草 影片

乾清宮內部 影片

吳達參馮銓本

李森先參馮銓父子本

羅國士參馮銓本

桑芸參馮銓本

杜立德參馮銓本

杜篤祜參戶部錢糧不銷算本

吏部察議杜篤祜參戶部本

刑部議杜篤祜參戶部本 以上八本十至二十 計十一葉

鄂爾泰摺 九至十七 計九葉

年羹堯摺 一至九 計九葉

徐述夔詩案附殷寶山案 一至六 計六葉

宮中現行則例 廿一至廿五 計五葉

西征隨筆 卅一至四十 計十葉

掌故叢編訂閱單

啟者茲寄上大洋 元 角

分訂閱掌故叢編 份

請按期付郵爲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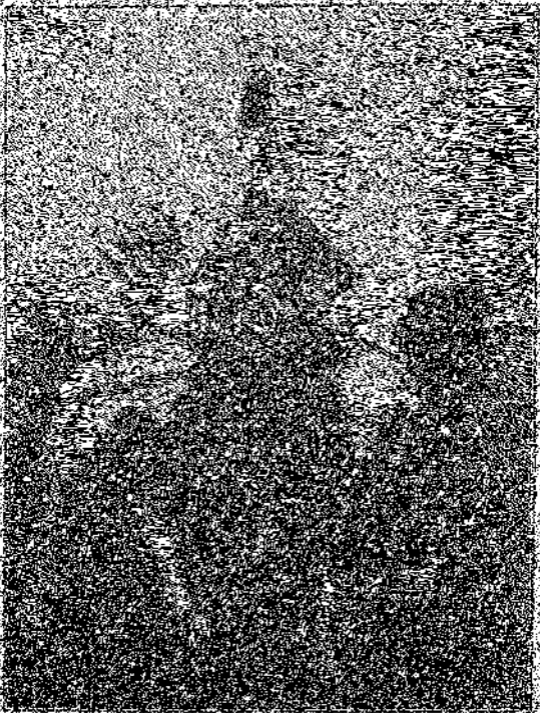
(自第 期起至第 期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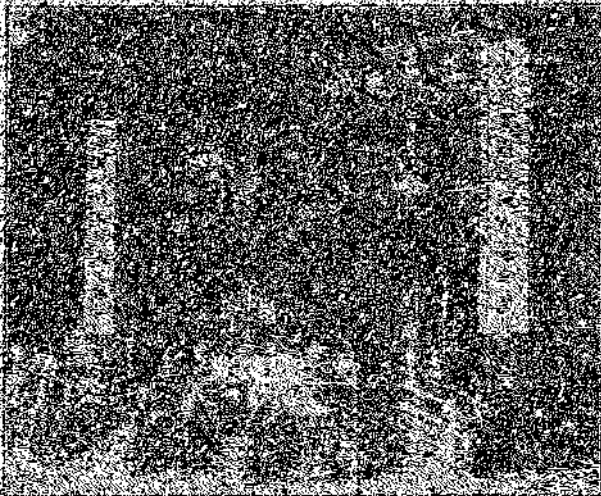
啟

住址

民國十七年 月 日

訂閱諸君請照後列價目郵費填明併寄
景山西大高殿掌故叢編發售處





吳達參馮銓本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謹題爲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政本事竊
惟憂國奉公者宅揆之職改過自新者立身之要未有恩隆特簡
猶然狐媚成奸豺狼任性竊國禍民如今日之馮銓者也銓爲逆
黨魏忠賢乾兒陰謀篡弑載之大案炳如日星今蒙皇上特恩列
於內院四海浩嘆咸曰刁璫餘孽豈堪爲開基元老辱朝廷而羞
當世士必自此人始然臣以君子之心待人猶冀其痛改前非或
處心積慮稍稍以隆恩當報留意國家不謂奸貪故習終不少移
愈趨而愈下也謹據確見實聞條列具陳一曰公孤變理陰陽今
京師半年之中霖雨電雷異常各省冰雹水災疊告我皇叔父攝
政王仁心仁聞兢兢恤民何事上干天意此災變之來乃臣子邪
氣所致銓泄泄弗圖修省視若故常誰職寅亮而不一思若此來

奸相王安石天變不足畏之故智也一日綸扉之地王言綸傳所
關今章疏每上而票擬自專如臣堂官趙開心請湖廣巡撫及
留賢臣范文程等兩疏甚切而不奉俞旨非銓攬權自負票擬在
手使人畏懼逢迎何以專擅至此一日賄賂乃新朝痛恨有犯必
誅銓於姜瓖歸順時曾遣心腹至其家索饋叁萬兩許以封拜瓖
不從但答以金馬等物大拂其意當朝廷招徠遠人之時股肱大
臣公行需索且封拜何事而可以賄營即此一端其平日招權納
賄可概見矣然而瓖終不敢明言於上前惟懼銓之殺之耳今瓖
現在可問也一日朝廷虛心國事委用漢臣是曰是非曰非所以
明賞罰而戒朋比也苟有人心何忍上欺君父如李鑑爲霍然所
指而銓百計庇護此內院所見外廷所聞物議沸然謂銓納賄爲
此然行賄受賄臣屬風聞而朋比爲奸即此已大失朝廷任用之

至意一日巨奸阮大賊昔爲魏賊謀逆今賄馬士英爲南司馬大肆貪殘至亡其國此謂兩喪家邦之人也歸順杳無其名知窮兇所懷何意乃銓懸注望其來屢囑南行者令其早入長安此人一至與銓招搖腹黨屠戮善類虐陷生民天下事大去矣皇上所以用銓求其錄忠去佞奠安斯民設心若此謂無負國家乎一日密勿之內政本所關豈大臣結納賁緣之地銓乃令其子馮源淮擅入內院大張筵宴延學士講讀史館並中書等官窰盤銀匕珍窮水陸交歡竟日意欲何爲明明爲招搖結納地也如此則銓昔日之故態猶在矣咫尺天威而橫行無忌若此其平日縱子往來貴要招攬權貨又何如哉要此乃臣所熟知者至外議喧騰萬狀臣固不敢輕以風聞入告也夫銓居政府今已年餘皇叔父攝政王聰明天縱豈不少見逢迎醜態滿州學士日夕相親豈不洞燭小

人肺腸臣新進小臣矢心圖報必不敢沽名以竇天聽實見奸臣在位國事必且日非皇叔父攝政王一段弔民伐罪苦心爲此一人蒙蔽致上德不宣下情不達實實可痛可惜伏乞聖明立賜斥罷使普天之下共仰日月之明忠良競進政理清爲子孫建無窮之業臣卽言出禍隨甘之如薺因臚列事款字稍踰格并乞聖明矜宥臣不勝痛哭上陳戰慄待命之至緣係特參奸貪大臣以肅政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順治貳年捌月初壹日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吳達

旨馮銓吳達著面質確擬具奏刑部知道

李森先參馮銓父子本

江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李森先謹題爲特糾奸惡大臣仰祈聖斷問滿廷之公議伸雷電之大法以快人心事臣以小儒散秩蒙聖

恩拔置臺班夫御史以朝廷興利除患爲職也臣竭誠靜思數日
求以仰報高厚當今大利欲興尤在大惡先除昨臣拜疏條陳引
唐諫官隨宰相議事以備糾繩蓋深憂奸相馮銓之悞國也正欲
特疏上告臣同官御史吳達已有疏參皇上毅然震動下刑部究
實一時士民市井無不歡呼祝頌臣未見達疏而傳聞其指引銓
父子招搖納賄數事臣竊以謂達之淺乎論銓也從來賢奸未定
清濁未分之人故指一二事以糾而銓何如人也明朝二百餘年
之國祚壞於奄宦魏忠賢之手而忠賢當日殺戮賢良通賄謀逆
皆成於奸相馮銓之一人此通國共知亦萬世不泯者皇上入主
大統上膺天命必下察人心如商之飛廉惡來豈可再列於周朝
之上況鼎鉉何地凶人不祥即令銓詐爲小忠小信亦包藏禍心
將來不測而貪惡如初又豈一二事之可指數哉且銓以百萬之

富慣於資緣其權可以震國財可以通神刑官恐有不敢問不欲問者儻轉換游移勢必解縛縱虎爲患更甚臣惟祈皇上皇叔父攝政王親御殿廷徧召羣臣而問之有一不稱銓爲奸請坐臣以欺罔之罪再命滿洲忠誠親信之人徧訪通國士民商賈以至婦女小兒有一不稱銓爲奸亦請坐臣以欺罔之罪如臣言不謬願皇上立彰大法戮之於市播告天下曰有傾覆明之社稷復犯清朝法度如銓父子已服厥罪知天下熙然向化賢於拾萬甲兵天人交快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在是矣昔堯舜如天好生以流宥代五刑將欲舉天下之死刑而盡赦之而獨於肆凶不少假貸蓋服天下之機在此而肆凶罪大惡極又豈待一二事以煩臯陶之問者是在聖明之獨斷耳臣赤誠擊奸猶覺言之未盡字稍溢格並惟皇仁鑒宥謹題請旨順治貳年捌月初四日江西道試監察御

史臣李森先

旨李森先劾參馮銓竟無實據欲將其父子戮之於市播告之語甚是無理此人用亦無益著革了職無復叙用該部院知道

羅國士參馮銓本

巡視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羅國士謹題爲逆輔已經摘發政本亟需變理祈早賜枚卜共勦太平事臣聞天下治亂繫宰相上以弼成君德下以表率羣僚甚隆鉅也日者皇叔父攝政王義旗入關廓清逆氛時須歸附漢臣以繫屬漢人所以不擇正邪概爲錄用此取天下一時之權而非治天下萬世之經也今六字歸心若使忠佞不分究必小人貫魚君子垂翼天下事尙可言哉如逆輔馮銓爲臣同官吳達所劾刻其穢跡已入聖鑒雖處分稍稽而胡不自替銓亦當知所裁矣但一日萬幾僅責之一輔臣恐非計

之便也羲皇四佐黃軒六相似不得不亟議金甌之覆但不可仍
如開創之初漫不慎擇臣謂宜博選於內外諸臣精覈才品廣諮
輿論必清廉如不受餽魚拔葵逐織後可以化羣工之貪鄙而胡
椒八百他物稱是無爲也必正直如致主貌瘦而天下肥後可以
化羣工之諛枉而上殿下殿貽誥三旨無爲也必教法如檄責鄧
通後可以寒宵小之膽而望塵下拜諂伏董賢無爲也必虛公如
秦人無黨後可以渙小羣爲大羣而牛李之權勢相傾無爲即洛
蜀之意見相高亦無爲也蓋置相非其人人主損其名而天下惜
之置相得其人人主精其鑒而臣下化之故南朝錯用一人北朝
以爲言有識報相而奢侈毀第舍勳庸減音樂治亂之繫於相臣
大略可睹矣人主之職在論相想陛下自爲社稷計又不待臣言
之畢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順治貳年捌

月十二日巡視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羅國士
旨這奏候旨行該部知道

桑芸參馮銓本

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桑芸謹題爲殿諭共聽寬仁票旨駭聞斥
逐祈王言取信以存大體事竊聞朱雲請劍非有私心於張禹唐
介賜環益見雅量於潞公此忠諫侃侃無忌顯相休休有容共濟
相成古今爲烈况遭逢聖世佈信開誠乃旣奉天語之優容倏承
票旨之嚴斥如李森先革職一事中外臣工不免緘口而懼側目
而疑矣本月拾柒日臣從部院科道諸臣覲瞻天表親聆玉音所
有參馮銓本章已俱不票擬不發抄矣一時信史書之通都傳之
共頌皇叔父攝政王曲全相臣容納言臣兩存大體乃貳拾貳日
陡傳有李森先革職之旨臣不覺駭愧交集一森先何足惜所惜

者絲綸渙汗信外孚中發邇見遠蓋朝廷無曠言也今一堂吁咻
天語共聞尙從中變而君門萬里旨從內票能不令人之疑而畏
乎且也觸邪指佞諫官職掌獎之使言尙恐緘默至抗顏糾參大
臣尤人所謂撩虎鬚者必盡洗勢利情面之陋習從國家起見方
蹇蹇諤諤若一鳴斥仗後且以森先爲前車爭戀棧處筭誰復昌
言入告哉是關於森先之去留者小而關於王言疑信言路通塞
爲最大也抑臣猶有進焉馮銓綸扉首相萬衆具瞻乃公論交章
未聞有引咎之疏寬政包荒未聞有謝恩之疏李森先建言視職
未聞有論救之疏在馮銓進退難易或別有以自處但士論國體
所以律大臣者或不於馮銓而稍爲寬假也緣係大體所關王言
宜信用敢瀝陳伏祈睿鑒施行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爲此具本
謹題請旨順治貳年捌月貳拾玖日貴州道試監察御史臣桑芸

旨這本內事情俱已有旨了桑芸不得續奏該部院知道

杜立德參馮銓本

吏科都給事中加壹級臣杜立德謹題爲聖政方新權姦既斥敬
陳忠讜被陷之臣仰乞皇仁矜察事臣捧讀屢接上傳立綱陳紀
興利除害每事念及百姓真堯舜如天之仁再見今日夫民瘼尙
關睿慮況有人臣盡忠讜而受害幸逢皇上聖明臣吏科也凡係
吏治之事是臣職掌敢不據實上陳以昭正直之氣如納賄弄權
之馮銓也當時不止吳達參之臺臣李森先桑芸及科臣許作梅
皆參之同爲銓所切齒森先作梅即時革職桑芸隨以巡按眞定
銓吹求其無辜之事竟令降級垣中科抄俱存者天下無兩是兩
非達所參既當則森先等之革處爲冤矣如僉憲趙開心直言索
爲銓忌會科臣向玉軒等以條陳不合乃從中煽害將玉軒等拘

禁內院一晝夜不與飲食直勒令指出開心銓始快意嚴送刑部
一齊褫革舉國聞之駭然明塞天下之口而不顧如上傳所謂藉
權行私不知開代紀綱者非銓其誰耶又如吏部員外歐陽忝典
試河南以試錄內修史一欵指言璫患史乃千古清議耳銓同類
交嫉之摘以題頭爲違例權勢嚇人致令忝潛滯遠鄉迄今未敢
復命部案可察也假票擬於數言輕重之中弄機權於旁引曲借
之內銓何身爲大臣毫無貞亮容才之意翻亂是非阻抑仕路幸
而天運還清臣民忻然共慶矣草木逢春尙有向陽之意曩來儘
有才品堪用偶以小過去者不敢具論但遵職盡言之臣被銓陷
害於陸柒年間以 奸而埋沒於仕路者小違公道而使心跡不
明於人世者大其中用與不用自有朝廷主裁茲則大小臣工喜
行盛事臣在吏言吏字稍逾額伏祈皇上矜察鼓人材而開泰運

此昇平第一義也緣係聖政方新權奸既斥敬陳忠讜被陷之臣仰乞皇仁矜察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順治捌年叁月拾柒日吏科都給事中加壹級臣杜立德

旨馮銓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杜篤祐參戶部錢糧不銷算本

戶科右給事中臣杜篤祐謹題爲錢糧例當奏銷差滿遵旨考覈用襄理財大政事臣竊以錢糧係朝廷之錢糧每一年終一出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戶部除應月有月報外又年終逐一奏銷庶錢糧不致朦混我清朝柒年以來以數千萬之金錢任部臣之出入毫無一疏上聞臣子奉行王事有專如此者乎且各部錢糧總歸戶部頭緒愈紛出入茫無清算不得不年推一年互相隱卸即如通州坐糧廳臣劉餘璿收放漕糧臣職司戶垣屢催清冊查

核亦不造報以致拖欠漕糧近數百萬出入不見清白皆戶部不奏銷所誤一事如此其餘可知臣故曰錢糧例當奏銷者此也戶部司官出差例有考覈差滿之日戶部堂上官當嚴加查算必錢糧交代明白清勤完額題明方許回部嗣後遇差另差庶各差錢糧足額不敢有推卸缺額之弊况司官考覈伍年閏肆月內曾經科臣杭齊蘇具題部覆奉有俞旨工部現今遵行獨戶部本管錢穀者乃先爲罔聞卽今差委司官疏內開揚州鈔關主事張彥珩差滿相應更替人臣奉欽命而徃未待交代明白又題定大通橋糧務一差未完又註一差是戶部不知考成也明矣任私意之委用悖考覈之明旨司官有何顧忌完否有何責成臣故曰差滿違旨考覈者此也欲行理財先清財弊仰乞皇上皇父攝政王嚴勅施行緣係錢糧例當奏銷差滿違旨考覈用襄理財大政事理爲

此具本謹題請旨順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皇父攝政王旨這所奏著內院會同吏部確查議奏

吏部察議杜篤祜參戶部錢糧本

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臣陳名夏等謹題爲錢糧例當奏銷差滿遵旨考覈用襄理財大政事吏料抄出該戶科右給事中杜篤祜題前事內稱臣竊以錢糧係朝廷之錢糧每一年終一出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戶部除應月有月報外又年終逐一奏銷庶錢糧不致朦混我清朝七年以來以數千萬之金錢任部臣之出入毫無一疏上聞臣子奉行王事有專如此者乎且各部錢糧總歸戶部頭緒愈紛出入茫無清算不得不年推一年互相隱卸即如通州坐糧廳臣劉餘璣收放漕糧臣職司戶垣屢催清冊查核亦不造報以致拖欠漕糧近數百萬出入不見清白皆戶部不奏銷所

誤一事如此其餘可知臣故曰錢糧例當奏銷者此也戶部司官
出差例有考核差滿之日戶部堂上官當嚴加查算必錢糧交代
明白清勤完額題明方許回部嗣後遇差另差庶各差錢糧足額
不敢有推卸缺額之弊況司官考覈伍年閏四月內曾經科臣杭
齊蘇具題部覆奉有俞旨工部現今遵行獨戶部本管錢穀者乃
先爲罔聞即今差委司官疏內開揚州鈔關主事張彥珩差滿相
應更替人臣奉欽命而徃未待交代明白又題定大通橋糧務一
差未完又註一差是戶部不知考成也明矣任私意之委用悖考
覈之明旨司官有何顧忌完否有何責成故曰差滿違旨考覈者
此也欲行理財先清財弊仰乞皇上皇父攝政王嚴勅施行等因
順治七年五月初三日奉皇父攝政王旨這所奏著內院會同吏
部確察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內院會同臣部遵旨確察聞

據戶部尙書臣謝啓光侍郎臣邵占等答云錢糧出入完欠數目部冊現存至於出入餘欠實在之數年終奏銷實未舉行又揚州鈔關主事張彥珩於未代未至之先更註題大通橋糧差是實等情該臣等看得錢糧出入七年之間竟不奏銷殊屬怠忽又主事張彥珩未至之先更委大通橋糧務亦爲非理相應勅下刑部將滿漢尙書侍郎啓心郎等官併郎中劉餘懣分別議罪者也爲此具本謹題請旨順治七年五月 日國史院大學士榜式臣剛林秘書院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洪承疇弘文院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尙書臣馮銓國史院大學士太子太保臣宋權內翰林秘書院學士臣伊兎內翰林國史院學士臣馬爾都內翰林弘文院學士臣王文奎太子太保吏部尙書臣陳名夏固山額真侍郎臣噶達渾侍郎臣哈哈

木啓心郎臣寧古里

皇父攝政王旨刑部審問分別擬罪具奏

刑部議杜篤祜參戶部本

刑部尙書固山額真臣郎丘等謹題爲錢糧例當奏銷差滿遵旨
考覈用襄理財大政事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太
子太保吏部尙書陳名夏等題前事內開吏科抄出該戶科右給
事中杜篤祜題前事內稱臣竊以錢糧係朝廷之錢糧云云相應
勅下刑部將滿漢尙書侍郎啓心郎等官併郎中劉餘璣分別議
罪者也等因於順治七年五月初四日奉皇父攝政王旨刑部審
問分別擬罪具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該滿州副理事官烏黑能
課羅科同本司郎中劉思敬即傳戶部尙書巴哈納謝啓光等到
部著令據實直供以便擬奏尙書巴哈納侍郎王國光邵占祝世

胤啓心郎布單供稱各省額解完欠並出入之數俱有檔子但每年實未奏銷祝世胤又供主事張彥珩點差時滿州尙書侍郎不在尙書謝啓光令啓心郎柯鼎向我說我衆人與滿州啓心郎布單已說過了點差是實布單供稱尙書侍郎不在謝啓光令柯鼎與我言點差是舊規並未指明是大通橋柯鼎供稱從不知有銷算錢糧之例張彥珩點差時謝啓光云係舊例我因向布單說是實啓心郎朱天定供稱三年進衙門不曾見銷算因此不曾說起點差時我不在尙書謝啓光供稱自元年以後五年七月以前爲侍郎時不知前朝有奏銷例衙門中又無人向我說故此未行伍年柒月內陞尙書後實未奏銷然出入之數滿漢檔子皆可查大通橋僱夫僱車運官糧是苦差點差時止有新司官八九人不諳事查揚州鈔關主事張彥珩差滿報額多得壹萬捌千兩有餘因

此題大通橋差奉有俞旨侍郎趙京仕供稱管倉場五年六年七年奏銷檔子俱交付尙書點張彥珩差我不知馮杰供稱順治六年九月廿六日由大理寺卿陞戶部右侍郎督鑄凡衙門啓奏俱尙書職掌點差時我不在戴明說供稱五年九月內由太常寺卿陞戶部侍郎奏銷有舊例職掌在尙書點張彥珩時我不在又問吏部左侍郎張鳳翔供稱順治三年五月陞戶部右侍郎管鑄錢年終奏銷奉聖旨知道了肆年終銷算過交付尙書批收題彙現存五年七月內陞吏部侍郎坐糧廳郎中劉餘璣供稱五年八月內到任歲終將收放冊交倉場侍郎轉交尙書戶科現有總數揭帖隨後戶科來取細數遲誤是實又問巴哈納謝啓光邵占祝世胤等趙京仕馮杰可是各有職掌還曾管衙門裏事各供他二人還管衙門裏事等情該臣等看得戶部尙書巴哈納謝啓光等職

司會計竟不奏銷司官未經考成輒復註差朦朧專擅罪無所辭
尙書巴哈納革衙門革去一職罰銀一百兩侍郎王國光邵占啓
心郎布單俱革一職各罰銀五十兩侍郎祝世胤罰銀一百兩啓
心郎柯鼎朱天定各罰銀五十兩尙書謝啓光降二級離本衙門
補任仍罰俸銀一百兩侍郎戴明說馮杰趙京仕各罰俸銀一百
兩糧廳郎中劉餘璣不開細數明屬朦朧革去太僕寺少卿銜仍
罰俸銀五十兩炤舊管郎中事侍郎庫禮張鳳翔赦前已轉衙門
免議車克俛差回另擬謹題請旨順治七年七月初七日刑部尙
書固山額真臣郎丘太子太保刑部尙書臣党崇雅左侍郎臣季
思哈右侍郎臣吳喇揅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刑部左侍郎事臣房
可壯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刑部右侍郎事臣熊奮渭啓心郎臣額
色黑滿洲副理事官臣烏黑能臣課羅科湖廣司郎中臣劉思敏

皇父攝政王旨巴哈納謝啓光各罰銀二百兩王國光邵占祝世
胤戴明說馮杰趙京仕各罰銀五十兩布單劉餘礪各罰銀四十
兩柯鼎朱天定各罰銀三十兩餘依議

鄂爾泰論西藏事宜摺一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爲欽奉上諭事雍正五年十月初二日准兵部火牌遞至調兵公文一角復蒙欽頒奏匣一個內開怡親王等又密奉上諭據達爾報稱康濟爾已被噶隆寺誘擒目今彼地局面雖未得詳細然西藏事情從前料理甚不妥協處朕曾屢諭今康濟爾係勅封貝子之人若果被擒害國體所在自應商量辦理但不知西藏此番之事與策妄阿喇布坦有通信處否倘與策妄阿喇布坦相關則當將兩處之事一并計議若只西藏自生事端朕意亦當趁此機先將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爲邊方久遠之計當發兵之時別立名色出其不意將達賴喇嘛移至西寧則西藏可永遠無事矣是以令各路兵馬預備並令岳鍾琪來京計議若果策妄有瞻顧西藏之意遣人幫助已抵藏地則我兵此數

不便進矣或者先直搗策妄之巢穴以勦滅之策妄既滅則西藏料理易易耳若曰今應將西藏之事料理清楚將來亦可置策妄于不問二者朕意尙未定但從前進兵之時西藏有準噶爾之擾亂況達賴喇嘛身在內地所以又有西海之人送喇嘛之名同去取藏是以辦理容易今達賴喇嘛在彼噶又係西藏所起西藏番情自非當日之景而西海斷不肯向喇嘛指戈若與策妄合力連手此時辦理較前似覺稍難倘準噶爾乘隙先遣人至藏則將來辦理更難矣此事關係重大鄂爾泰在雲南與此地相近必深知邊地情形爾等可密寄信去令其悉心詳加籌畫將如何辦理之處密行陳奏如現派雲南兵馬進至鶴麗與否起行之後中甸地方應派兵多少數目駐劄接續處已命岳鍾琪知會俟文到亦著鄂爾泰酌量派往雲南內地番彝雜處亦屬緊要各兵起行之後

有應當補足之處著鄂爾泰一面酌補一面奏聞其察木多派兵接續之處已諭岳鍾琪斟酌奏聞料理矣欽此又奉硃批此事可詳細籌畫速速奏聞欽此欽遵臣查西藏噶隆有二人一係阿布巴則機智隆布奈則近柔奸藏地惟此二人是聽而阿布巴權勢尤重大約阿布巴爲主隆布奈爲輔達賴喇嘛拱手而已從前藏地惟噶隆等管事康濟鼎則擁兵駐劄後藏阿里地方人頗驍悍藏地特爲長城續因功績始勅封貝子令其在藏協同噶隆辦事今康濟鼎爲噶隆擒害料係阿布巴臣於九月二十八日據駐劄阿墩子遊擊顧純祖等稟稱九月初五日據通事李仕學土守備羅藏洛竹等口稱查問得中甸五個喇嘛自藏裏回來他們說藏裏有事了六月十八日大營官噶隆設計把康濟鼎夫婦刺死又殺他貼身的捏爾壩一個次日噶隆發兵二千多往後藏去堵

截康濟鼎家噶隆兄弟六宗又領一枝兵馬往牙竹卡去不知道是做甚麼我們從藏裏回來走到冰壩地方遇見從四川進藏大人共是六個又遇見藏裏活佛差的一個人要往四川報信彼時大人們問了他事情也差一個官同往四川去了等語隨經飛檄中甸一帶各官確探速報并密差麗江喇嘛二人潛入藏地詳細打聽去訖竊思此事雖尙無的信然以臣臆度或康濟鼎在藏目無噶隆擅權專政噶隆不平因而謀害此情事所有至于準噶爾離藏甚遠昔爲噶隆請師逐去狼狽不堪是與噶隆爲仇豈肯與之相合即羅卜藏丹津往來藏地番人畏之如虎亦斷不肯養虎貽患其策妄阿喇布坦不但不能容易到藏噶隆料亦不肯招之進藏去一康濟鼎反增數康濟鼎以立敵策之下者聞噶隆心計人諒計不出此臣料噶隆或將起釁事由求達賴喇嘛轉奏或自

陳情請罪以明其不得已則但須聖諭下頒責以未曾請命之罪示以削罰便可息事倘一經調兵進至鶴麗雖至密至速亦必聞知轉恐以疑懼之心爲防備之計則勾通結連又事所必有是兵在必用而用兵實較前尤難緣前大兵進藏寔噶隆爲之內應故得以長驅直進不數月而悉平今噶隆若有異志必先預防則進兵運糧俱費周折且工布地方爲進藏必由之路噶隆係工布人番民悉聽指使又伊子爲桑阿曲宗營官而桑阿曲宗又與察木多逼近噶隆即不敢明肆抗拒而陰令番人沿途阻撓則以逸待勞亦進取非易臣恭捧上諭詳繹熟思聖慮所周已洞照無遺竊以爲撫爲上勦次之羈縻爲上駕馭次之正宜乘此料理妥協俾各安心安土自可永遠無事即或有事但不敢犯順俱應置之可也其達賴喇嘛前移至西藏者原爲安藏計若噶隆照舊輸誠似

不必更移若噶隆潛謀不軌亦未便就移據臣愚見應俟藏事大定或特旨召見令達賴喇嘛赴京再量移西寧庶幾穩便至于調兵三千臣業經預備緣前爲安南事曾明派兵一萬以懾其膽今既遣員迎接勅諭雖因儀節不備請少緩時日兵已可無用即于此一萬兵內暗派三千名領兵各官亦經酌定並派麗江土兵五百名中甸番民二百名及擦瓦崗洛籠宗等處駐劄策應兵一千名阿墩子以外起直至西藏安臺兵六百名俱經派撥其一切軍器並帳房鑼鍋等項早經整齊無須製造中甸奔子欄現有駐劄官兵八百名即進兵之後亦無須增設惟糧運駝脚臣現在籌畫總俟部文一到一面發兵一面將請餉運糧一切事宜具題請旨提督郝玉麟應統領官兵前進總兵官張耀祖應駐劄擦瓦崗洛籠宗等處彈壓策應臣當駐劄劄鶴慶劍川等處就近調度伏惟我

皇上仁威遠播中外從風狗子亦有佛性噶隆亦何至生心逆料此舉終不應有臣才識短淺兼少歷練愚昧之見知無當事機伏乞聖主睿鑒訓示遵行緣事關軍務謹用火牌馳賚合併聲明臣爾泰謹奏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

硃批朕以卿必悉西藏諄噶兒原委因咨商之覽此奏卿向未留心也朕笑而覽之朕已將事情輕重緩急參以目前機宜面與岳鍾琪備悉商酌妥協矣卿可照部文悉心辦理可也此事不必用提臣前往已有旨部頒矣

此番料理不可惜費總以寬裕爲主滇省近日新定地方甚多兼有安南之備倘兵數不敷彈壓之用所關甚巨萬不可輕易將就國家錢糧實甚充裕俟撥派出兵文到可一面奏請招募補數一面招募可也若上蒼重賜婆羅能勝此逆輩則兵無所用矣

鄂爾泰論西藏事宜摺二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爲欽奉上諭事竊西藏噶隆一事臣于十月初二日奉旨隨于初八日繕摺覆奏續于初十日准岳鍾琪咨十五日准兵部咨同前事內開欽奉上諭前因達鼐報稱康濟鼐被擒之信恐策妄阿喇布坦有窺伺西藏之意是以降旨令陝西各路及四川雲南各派兵馬預備以候調遣今達賴喇嘛陳奏甚悉康濟鼐被害情由乃係西藏噶隆等彼此不睦自相殘害之小事不須用兵着將各路兵馬停止不必預備欽此欽遵隨密行各營將兵馬停止及十六日臣賚摺家奴回漢敬領鈔錄清字上諭達賴喇嘛一摺並喇嘛原奏一摺復荷蒙硃諭前一聞康濟鼐被害之信西藏事料理總未妥協欲借此問罪征討甚屬有辭又慮倘與策妄連手措處更難因有前諭備兵詢問與卿之旨未意

及西藏人急畏挾達賴喇嘛之逃躲也我兵若進抗拒與否且不
必言大槩西藏爲首數人皆是一氣畏罪之心皆係一體大兵一
進彼若挾喇嘛往諄噶兒徒取空藏取守難施喇嘛一入策妄之
手則甚煩難矣念及此趁其不備攻取之策萬不可行矣所以又
有不須備之旨既難趁機用兵只得且暫安西藏再圖他策也而
達賴喇嘛相繼又有奏到其辭甚恭順所以立意且不用討罪矣
將喇嘛之奏朕之諭旨錄來你看自然又得主意一併詳悉籌畫
具奏以聞欽此臣跪諷硃諭敬釋聖旨既示以深仁更曉以大義
使少知情理者皆不忍背負即略識成敗者亦不肯勾連至于慮
其有事須防未然料其無事不欲先發如環無端莫不周匝臣爾
泰熟讀詳思覺稍有開悟奉此以籌邊並控制苗彝更何有僨事
諒噶隆阿爾布巴隆布奈等接奉諭旨自必感激懽幸出于望外

即策妄阿喇布坦羅卜藏丹津等聞知亦必心折首肯不獨臣智慮短淺並無經練不能更贊一辭即親歷藏地備悉情形如貝勒臣顏忻陝西臣岳鍾琪等恐難另置一議也但達賴喇嘛年少諸事不能自主聞喇嘛之父頗作威福素與康濟甯不睦與阿爾布巴隆布奈等和好如果衆噶隆共憤謀殺康濟甯則事非隱密康濟甯豈肯束手待斃達賴喇嘛茲稱衆噶隆夥殺康濟甯意在法不責衆欲寬阿爾布巴之罪竊料此舉達賴喇嘛之父或主使之雖蒙聖恩詳切開示以安其心終恐伊等畏罪之心未能遽釋此際番人鼓惑邊將恐嚇或反激成事端俱不可不預算至於攻取之策萬不可行聖謨弘遠動握要機據臣愚見即安藏之後再圖他策亦斷不應計及攻取姑無論攻取之難實倍前此縱使長驅進藏並無抗拒噶隆等惟向諄噶兒逃躲我師既難更深入藏地

復不可以久居大軍一撤旋來盤踞彼逸我勞終難以善後臣恭
誦安南摺件硃批苟無害於生民毫無損于國體只可善全亦當
隱忍等諭反求深體一切浮念頓除仰窺天心諸惟平等固知西
藏有事亦直以無事處之仍無所事事也副都統臣馬喇等親詢
情狀自有確見臣與提臣郝玉麟亦各密差進藏探聽俟有見聞
仍即馳奏先此覆陳伏乞聖主睿鑒訓示施行臣爾泰謹奏雍正
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硃批西藏又出一可趁之機矣所以言凡天下事不可預料只可
隨時相機辦理耳西藏諄噶兒之事比不得安南鄂洛素海外諸
國四十八旗西海哈兒喀等衆蒙古人心係焉雖在數千里之外
而實爲肘腋之患諄噶兒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
理不能妥協衆蒙古心懷疑二此二處實爲國家隱憂社稷生民

憂戚係焉所以聖祖明見事之始末利害之意滅取噶噶兒安定
西藏者聖知灼見不得已必應舉者也前西藏事一出朕即欲述
先志乃初次之諭也及後慮及挾喇嘛奔往噶噶兒恐不萬全故
有暫安諄噶兒唐古忒之心以圖他日機宜有二次止兵之諭不
料後藏婆羅鼎者爲康濟鼎復仇一面整兵討阿布巴一面密遣
人奏聞請兵問逆目下兩人相拒矣若如此則挾喇嘛之去路已
阻而師出有名乃上蒼所賜之機宜也所以又有三次復備兵之
旨策妄阿拉布坦已故其子噶爾丹策凌使人來奏聞來意雖恭
順而辭氣甚傲慢無禮大概定諭噶爾丹策凌之旨錄來卿看朕
意已定前者令岳鍾琪來詳悉面商借此上天所賜機會明歲定
藏唐古忒旣勢分爲二人情不畫一而諄噶兒又現使人在此未
有一面搆釁取西藏之理亦趕不及西藏事料易清楚矣今擬問

噶兒丹策凌索取羅卜藏丹盡料必不與已酉年命兩路整大兵
勒取相機聲罪致討必滅此而後朝食則我國家內外可望永遠
安靜矣此一大事已備細籌畫惟怡親王岳鍾琪張廷玉等數人
知焉其他廷臣皆未覺也卿可密之一切兵馬糧餉屯守進取之
策已籌畫萬全總仰賴上蒼照鑒聖祖慈佑此舉雖不敢言操必
勝大概可保萬全無虞其中必舉之情萬不可因循之勢不勝書
諭料卿自能體會也總言此一部落所關甚鉅若言不能取因循
時日再令伊從容將伊後邊一帶敵國哈斯哈克圖兒虎爾諸國
漸次收服再添羽翼若一問我恐衆蒙古情形未必能如今日矣
急當早圖者若言彼何能爲取之甚易又何故姑容養此大患也
若言師出無名告天對人者不可勝數況聖祖未了之志朕元二
年撤兵之意令彼疑畏必不敢動待休養士卒訓練精銳錢糧充

裕時務此大舉也今幸上天慈恩海內粗安朕元年戶部只存一千七百餘萬錢糧今五年冬至五千萬矣皆上蒼賜佑聖祖垂恩所致定意動千萬錢糧料理此事務令將士飽騰歡欣踴躍有機進取否則平安旋凱方舉此事也預諭卿知卿或有襄朕不逮處明白奏聞再當斟酌前數次更改者皆相機勢詳悉斟酌合宜而爲者如此事非朕毫無定見朝更暮改者也卿自知之偶書贊於諭後

鄂爾泰論西藏事宜摺三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爲恭謝聖訓欽遵辦理事雍正五年十
二月初三日臣賫摺家奴回滇內奉清漢字硃諭一道前聞藏內
阿爾布巴等殺了康濟鼐即欲發兵問罪將達賴喇嘛移駐故前
有備兵之旨旣又思之倘阿爾布巴等聞信驚懼並不抵敵即帶

達賴喇嘛逃入諄噶爾地方則反難處故爾忍忿暫安撫阿爾布巴等再行徐圖是以繼有停止備兵之旨目今阿爾布巴不能殺害婆羅鼎故婆羅鼎得奏此疏但看阿爾布巴隆布鼎光景非等閒可圖必致相拒前此不發兵之計既屬愧端亦非久遠之策今伊等既已內亂師出有名且有婆羅鼎扼其逃往諄噶爾之後門此正天賜之良便也現召岳鍾琪來京詳議此事伊亦深以朕意爲是今已定於來年四五月間發兵定藏矣大約雲南兵數需三四千部內自有知會總兵官內慎選一員糧餉預爲料理停妥移駐達賴喇嘛處着實秘密即派出領兵之總官兵亦不可使知之再此番料理不可惜費總以寬裕爲主滇省近日新定地方甚多兼有安南之備倘兵數不敷彈壓之用所關甚巨萬不可輕易將就國家錢糧實甚充裕俟撥派出兵文到到一面奏請招募補數

一面招募可也若上蒼垂賜婆羅鼎能勝此逆輩則兵無所用矣
欽此至本月初八日賁回臣前摺荷蒙硃批朕以卿必悉西藏諄
噶兒原委因咨商之覽此奏卿向未留心也朕笑而覽之朕已將
事情輕重緩急參以目前機宜面與岳鍾琪備悉商酌妥協矣卿
可照部文悉心辦理可也此事不必用提臣前往已有旨部頒矣
欽此竊藏地情形臣以前並無見聞及蒙聖恩蒞任滇省凡接見
進藏人員自提鎮諸臣下及末弁莫不備細詢問各就言論存記
參考然識見殊別人各異詞諄噶爾原委至今實未深悉茲捧誦
硃諭細看婆羅鼎等三摺臣少有領受敬讀向未留心笑而覽之
之諭臣不勝忻忭伏念邊方控制惟視機宜如事無可圖自應緩
待但機有可乘務須神速今婆羅鼎及各愛滿頭目等既同心合
力欲爲康濟鼎復仇無論能與不能皆足以分其勢奪其氣乘此

大軍各路齊進阿爾布巴等前不能禦後無所逃定藏經遠實在此一舉我聖主審機觀變時措惟宜謂臣愚亦或能窺測臣斯不自量候部文到日即當會商撫提二臣一面酌派官兵一面請撥協餉查現在各營一應軍裝器械皆已齊備毋須修整祇糧運一事尤關緊要從前辦理多未妥協臣當悉心籌畫少爲變通務期濟事至於兵行之後兵數自應招補俟事定再減料理不可惜費總以寬裕爲主臣當商知撫臣凜遵聖訓總兵官一員臣原擬派張耀祖近據郝玉麟札稱張耀祖自稱年老不堪任事如果不能任事臣擬派開化鎮總兵官南天祥管領前往合併聲明爲此繕摺伏乞聖主睿鑒訓示施行臣爾泰謹奏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硃批近日婆羅鼎已與阿兒卜巴相拒之勢定矣阿兒卜巴竟請

兵真大奇機會上天之所賜也若如此大省心力矣

鄂爾泰料理進藏官兵摺

雲南總督臣鄂爾泰謹奏爲報明料理進藏官兵事宜併請勅部撥餉協濟事竊照藏內波羅鼎帶兵來報殺死康濟鼎之讐阿爾布巴等亦帶兵戰鬥相持欽奉諭旨特派大臣前去安頓料理雲南綠旗兵丁交臣酌量選派總兵官一員副將一員此內或總兵或副將著留一員在义木多駐劄著一員領兵進藏欽此欽遵臣於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到兵部咨文即細查從前行過舊案併咨商撫提二臣茲准提臣郝玉麟赴省會同臣與撫臣朱綱併傳同司道等面相商酌派定官兵併將部咨內未經議及各項事宜逐一料理相應分晰臚列爲我皇上陳之

一部文開將雲南省綠旗兵派三千名馬兵六百名步兵二千

請准取用羨餘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爲仰懇聖恩事竊臣自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以後因川省向有私派積弊極力禁革以求地方寧謐何敢慮及私事今通省州縣畏法自守吏民相安其有敢蹈故轍者一有訪聞斷不少加容隱以害百姓但臣在四川凡有所行若不奏明此心終不自安四川布政司衙門每年平頭羨餘有送巡撫四千兩之數按察司管理通省鹽茶羨餘亦有送巡撫四千兩之數臣尙未曾收受然實不敢矯情沽譽伏乞聖恩准臣取用是臣之闔家百口飽煖有資撫標兩營操賞不乏則沾皇仁者不獨在臣一身此外仍有貪婪無狀之處是臣既不自愛並負皇上知遇之明期望之恩矣緣臣不敢一事欺隱故將此等私情瑣瀆聖聰臣不勝悚仄之至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

硃批是知道了

奏建昌土司情形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爲番蠻情形事竊臣於本年又七月十七日接到部文因番蠻殺死冤山營遊擊周玉麟一案議以巡撫前往查審提督前往招撫奉旨依議巡撫亦著前去欽此臣即於又七月二十八日起程前往已經題報在案臣於八月二十二日抵寧番衛聚齊案內應審官弁親審此案情由並會同提督臣岳昇龍勒獻兇首事畢於九月十七日歸抵成都其回署日期查審事情已另疏具題外但臣自念受恩深重凡地方情形目所親見身所親到本章之所不能詳悉者無不可爲我皇上告之查四川自雅州以西至打箭爐南至建昌皆深山大箐漢蠻雜處之地番蠻族類不止數十種本朝定鼎六十餘年番蠻率皆畏威

懷德無敢橫肆但土司民人舊有宣撫司宣慰司千戶百戶管轄部落亦有自立耆宿頭人聚處山谷者自康熙四十年平定打箭爐後而雅州以西各土司悉就招撫查所管四至界人戶清冊蒙皇上聖恩給以號紙頒以印信或貢馬或輸糧雖徵納有限亦足存遠人貢賦之意至於一切偷牛盜馬之事皆有所責承建昌一帶土司彼時未及料理番蠻固自以爲無所統轄之人而建昌所屬周圍數千里止有巡道一員其餘皆係營弁鎮斯土者果能訓練兵馬嚴明威信何至番蠻有事而數年來總兵遊擊以下等官既以土司爲可魚肉或牛羊或雜糧任意搜搶索取無厭此等土司既無印信又無號紙其情不得直達於巡撫提督間有偷盜綁掠之事而各營將官不能執法窮究及日積月累百姓呈訴紛紛其辭未免過甚又不據呈轉詳遂擅興兵馬不察地利平險深入

蠻穴以致有冕山周遊擊被殺之案雖釁起有因實非番蠻敢於橫肆亦情極而反嚙者也臣初到任提督岳昇龍首以此事與臣商酌云建昌土司未曾查明請給印信號紙使有責承終是未安之事今年二月遂有此案事情各種番蠻實有疑懼之心奉旨着臣與提督前往一路所過先行曉諭宣布皇仁而高山深箐各種番蠻咸來道左迎接踴躍歡欣情愿開明界址戶口認納雜糧共數千石亦深見其向化之誠臣已令建昌道盧詢隨同提督造具清冊俟核對明晰另疏會題時伏乞皇上賞以號紙印信使凡事有所責承准其納糧漸以禮義化導與內地百姓同爲朝廷赤子又何漢蠻之分臣蒙聖恩令臣前往凡遇官員紳衿百姓無不細加訪問得知從前情由查審之際若追究已往繕入奏疏則國法無可赦宥又恐番蠻從此驕縱後來將官難以彈壓是以就案結

案若不以密摺奏明則太平盛世番蠻敢與官兵抵敵互有殺傷因此上厯聖懷則臣不以實告之罪無可贖矣外地圖一張原非建昌所屬全圖止是冕山營遊擊所分汎地繪畫呈覽以見遊擊周玉麟不察地利深入蠻穴致官兵被害情由謹附奏聞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具

硃批知道了此議論甚好地圖發回

奏岳昇龍病目摺

四川巡撫加三級臣年羹堯謹奏爲提臣病目事竊查四川提督岳昇龍左目向已失明忽於去年十二月內陡患右目紅腫流水不止延至今歲正月遂雙目不見臣以提臣久任川省熟悉邊疆即臣之得知羌蠻情形皆平日聞之提臣所說此實武臣中之深曉邊情者雖右目昏翳而眼輪紅腫未消猶望其可以痊復又提

臣親向臣云已於正月二十八日將患目病症自行具摺奏聞是以臣未敢再瀆今於四月初十日臣親往看視見其身體瘦弱兩目不見醫藥無效竟成瞽者臣既與同城且提督全川兵馬責任重大惜以如此提臣兩目病廢臣不敢不以實奏聞伏乞睿鑒施行康熙五十年四月初十日具

硃批提督久任封疆名望甚大可惜兩目失明已難做官但本人不曾具題等他具題時自有溫旨此摺斷不可令人知道

請陞見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臣心不能自安具摺奏請批示事竊臣於本年四月初十日因摺奏提臣岳昇龍目疾一事於六月初十日家人捧摺回署隨恭設香案九叩開讀後仍行封固凜遵聖諭不敢使一人得知又因摺奏春麥收成事

蒙聖批知道了十分搬運亦該留心是普天之下悉在聖明照鑒之中臣已於去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示暫禁搬運於今年四月初七日開禁米價已平但每年正二三月青黃不接或七八月新谷初登必酌量暫禁搬運米價方不至於騰貴因係臣職任專主之事未敢叙入前摺恐塵聖懷今並奏明獨是臣家人回署臣得備知聖主因天時亢旱蚤夜焦勞以致不安寢膳今恭覽御批書法精健神氣完足自是聖躬復舊起居如常乃屢頒上諭諄諄誥誡惟恐諸臣有秉心奸惡援私立黨之人聖主神明在上自有廣運臣何能仰測高深但臣以寸草微誠每思竭力報答兩露深恩恭聞聖體違和臣身在邊疆心戀闕廷寢食不寧已兩晝夜謹遣家人嚴齋摺恭奏伏乞聖主將寢膳如常步履輕健肌體豐儉之處明白批示以安犬馬之心至川省連年大有百姓安樂無事俟

有新任提督到任之後伏懇聖主准臣一面具本一面馳驛赴京
陛見使臣得瞻仰聖容並陳川省應行事件數條跪聽聖訓仍馳
驛回任往返不過六十日公事既可不悞而臣一腔戀主之心得
以少釋伏乞恩允批示遵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康熙五十年
六月十二日具

硃批朕起居飲食早已全安了爾欲陛見所奏數條寫摺奏聞不
必請陛見罷

奏彌補提臣虧欠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提臣虧欠庫銀
事竊臣於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後盤察藩庫虧空
銀三萬九千二百八十兩查係提督岳昇龍自康熙四十一年起
至四十八年止於巡撫貝和諾能泰布政司高起龍于準何顯祖

卞永任內陸續具有印領借去臣卽面問提臣云歷年借銀採買木植販往江南貿易已令家人收取還庫臣以此銀既有着落自可漸次清楚延至今年春間向提臣追取此銀始知前日貿易之語盡係支吾之說臣竊思庫銀毫釐不可擅動文武瞻徇情面任意借領忘庫銀爲國帑今旣無着落例應令借銀之人與守庫之人變產分賠始足以杜虧空之弊而前任巡撫布政司大半皆解任病故提臣效力年久又以病廢借銀之時隨手用去變產之日惟覺苦難臣若題明徒勞聖懷是以竭力追取提臣已還銀五千兩各鎮協營將弁因提臣不能完銀除本人坐糧仍留過活外情願捐今年秋冬兩季明年春夏兩季俸銀代爲還補共銀二萬四千兩其餘銀一萬兩有零臣率川省文官自府道以上捐俸助還臣實因我皇上駕馭武臣恩威並用使天下披甲荷戈之士無不

感激効命前以提臣目疾奏明又蒙聖主不以臣爲不肖詳悉批
示使臣得知聖主始終曲全武臣之意提臣岳昇龍所欠庫銀伏
乞聖主批允准照臣所奏完結臣當親到提臣處宣示聖主如天
之恩有加無已使伊沒齒不忘並以鼓勵天下之凡爲武臣者是
聖主旣施恩於病廢之老臣而庫帑又不致有虧空臣叨被殊恩
復得全文武和衷之義重庫帑重大兩年以來不行奏聞自貽隱
庇之罪伏望聖恩格外恕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康熙五十年
八月初一日具

硃批照你所奏完結甚妥

陳明督臣不便會題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披瀝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以菲才陋質不勝重任夙夜恐惶勉圖報稱故偶有

芻蕘之見皆具摺懇求聖訓指示遵行庶幾不致舛謬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臣有條陳七件具摺奏聞八月二十九日總督殷秦會審到川與臣商及川省錢糧臣即將摺內情節據實告訴及十一月初九日捧到摺子內勸懲官吏一條奉御批該具題欽此臣即繕疏於十一月二十日具題在案又預備積貯一條奉御批現閩省捐米此一件同總督商量欽此臣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寧羌州即將積貯一條與總督面看總督殷秦向臣云勸懲官吏本內請將蓬溪縣徐纘功議敘之處我不便會題我自行具奏積貯一件我亦自行具奏伏念臣受督臣節制理應靜聽但臣因錢糧起見請將增銀八千餘兩之蓬溪縣徐纘功從優議敘以示鼓勵其可否自有聖裁是以一面具題一面會稿今督臣既稱不便會題而臣本內有合詞字樣例應檢舉又恐章奏繁多兼傷大體臣不

得已具摺奏明再積貯兵米原爲地方久遠之計蒙批同總督商
量今督臣自行奏聞其作何覆奏及再奉天語指示督臣摺內令
與臣捧讀則此一件或行或止臣得有遵守皆聖恩所賜至臣歷
來奏摺皆臣親手繕寫庫銀積貯兩件臣亦不敢向人洩漏緣係
奉旨密商事情倘有不密與臣無干臣畏罪心切自知煩瀆不得
不一併聲明也臣實不勝戰慄之至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具

硃批是知道了

再陳督臣不便會題摺

四川巡撫革職留任戴罪効力臣年羹堯謹奏爲仰懇聖訓以便
遵行事竊臣以駑鈍之材荷蒙天恩畀以撫川重任陛辭之日跪
聆天語云凡不肯實心任事與操守不堪之督撫其子孫不數十

年皆零落殆盡朕所目覩四川田地開墾已多既不擾民又使錢糧增加汝須設法料理煌煌訓旨臣日夜記誦動念警心不自揣度以此自任苟可利於地方者竭力訪求故偶有一得之見即具摺奏請訓示准臣具本者臣不敢少有遲違其有不可者臣亦凜遵不敢妄動兩年以來臣得盡言無隱舉劾並施去歲川省錢糧除墾荒外自首本年起徵者幾五萬兩此實賴聖明主持訓誨時加是以著有明效繼因臣不服水土抱有脾胃之疾恐此事不終有負天恩思立一久遠之法以清田畝以息爭訟是以於去歲八月二十六日摺內有勸懲官吏一條奉御批該具題臣即具本與督臣會題臣原摺內有請將蓬溪縣知縣徐纘功從優議敘之語實以勸懲之法果行凡有能清查田糧者皆得仰邀天恩而增銀八千餘兩安插新民一千二百餘戶如此實心任事若不代爲題

明固非立法之意而臣亦將失信於全省官吏故不揣冒昧奏請
聖裁臣於徐纘功若有一毫之私國法具在天誅難逃乃督臣以
爲與例不符人心不服不便畫題伏思條奏原無定例揚善正以
服人臣非不能具疏辨白曾經親奉聖諭總督巡撫各將所見啓
奏是非朕自定奪臣惟有靜聽乾斷今部議令督撫畫一詳議又
准督臣咨移令將議敘知縣徐纘功之處無庸入疏臣再四思維
不勝疑懼前以原任提臣岳昇龍借欠庫銀臣已設法具摺奏明
因拂督臣之意教勞聖懷勅部詳議始得完結今勸懲官吏之法
臣若仍照原摺不惟督臣不肯會題而臣兼恐有負氣執拗掠美
市恩之罪且本內情節已於奏摺欽奉批示今經自刪改是臣凡
事庸懦不能堅守前旨又似臣毫無定見奏請大事漫不斟酌直
至督臣不肯畫題始行改易因人可否則臣罪更甚伏念臣一家

三世受恩過厚仰見聖主臨御萬幾無不慎密臣膺此重任敢不竭力兢兢而督臣一切摺奏皆筆帖式主稿家人繕寫督臣來川臣往寧羌屢經目覩至今爲之膽寒緣臣愚性不願奏明果能身爲大臣從公起見協力辦事以分聖主之勞臣當委曲隱忍今事在兩難才識短淺欲圖免過莫知適從惟披瀝肺肝泣懇聖主憐臣訓臣則勸懲官吏之疏作何具題使臣有所遵行臣當鞫結於生生世世矣爲此具摺謹奏以聞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具硃批朕安凡事公則不論小大可以自持若少有私意即難久遠爾着量公私之間即是

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摺

四川巡撫加六級臣年羹堯爲據實再奏仰祈睿鑒事竊查孟光祖捏稱誠親王差遣來至四川微臣愚昧不即奏明拿解罪實難

這兩經摺奏在案今內部拿獲研審據孟光祖供稱拿出涼帽靴
襪刀子說是王爺賞的後臣送銀四十兩騾一頭等語奉旨令臣
明白回奏伏念臣世受國恩至優且渥忝居侍從不十年而授撫
川重任隆恩異數曠古未有無論宥罪使過非止一端即如此案
不即遽加處分令臣回奏是聖明洞鑒知孟光祖所供未必盡實
使臣下情亦得上達此誠皇上如天之仁臣感激不覺淚下愧悔
至於昏悶尙敢絲毫欺飾自增罪戾查孟光祖當日一到成都臣
即面加切責勒令起身彼時果有親王所賞物件臣已收受即不
奏明應有謝啓若直受而不稟謝臣係旗人雖至愚必不敢無禮
至此又謂臣有餽送臣何故切責其人勒令起身又以銀騾取其
歡心且臣屬雍親王門下八載於茲雍親王並未遣人至川賞賜
物件則誠親王何故遽有賞賜此又臣之至愚所能辨晰者臣自

奉旨緝拿之日俱已一一據實奏明孟光祖果有齎來親王賞物
並臣有餽送之處又何敢隱匿不奏自蹈欺誑之條總緣臣賦質
愚昧以親王差覓土物情事所有勒令起身便謂可無他慮誠如
皇上洞鑒謂猶豫不奏苟且令其出境真遠照萬里如見肺肝也
若孟光祖所供或以臣之面加切責不容久住懷恨捏詞非臣之
所能逆料者除已繕疏回奏外自當靜候處分不應再瀆聖聰蓋
內部謂臣巧飾謊奏竊用徬徨臣蒙聖主豢養教誨垂二十年稍
知大義巧飾以文過謊奏以欺君實所不敢況臣自受任以來凡
有過悞無不直陳皆蒙浩蕩之恩寬宥於格外此案若有別情前
摺亦必備述以求聖恩寧肯巧飾謊奏以圖倖免致部臣指摘使
天下之人皆罵臣之負聖主也臣自知疎忽無能之罪萬無所辭
而欺誑之心夢寐所無不得不具摺奏明謹遣臣家人蓋護臣標

左營馬兵馬蛟鳳齋進伏祈皇上憐臣愚衷全臣名節以圖後效
臣不勝慙慙待罪之至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具
硃批知道了

奏進勦建昌蠻人情形摺

四川巡撫加六級臣年羹堯爲再奏建昌鎮屬情形微臣親往勦
撫緣由仰祈睿鑒事竊惟建昌一鎮離省最遠所屬之越嶲衛爲
往來必由之地賊蠻加巴貫子等搶奪不已傷及兵丁前經提臣
康泰與臣面商謂宜以蠻攻蠻令鎮臣張友鳳酌調土兵勦擒首
惡臣已摺奏在案今准鎮臣咨稱賊蠻見漢土官兵到彼俱已渡
河抗避把總皮登榜督兵搭橋成於九月二十一日把總首先過
河被賊蠻暗放藥箭把總左勝受傷藥發身死等語查加巴貫子
等戶口不過千人巢穴亦甚窄狹其所以敢於恣肆者實由鎮臣

江蘇學政劉墉摺一

臣劉墉跪奏爲奏聞事臣在金壇辦理試務有如臬縣民人童志
璘投遞呈詞繳出徐述夔詩一本沈德潛所撰徐述夔傳一本並
稱徐述夔已故既見此書恐有應究之語是以呈出等情臣查童
志璘是否挾嫌有無教唆之處應行地方官究問其徐述夔詩語
多憤激而沈潛德所作傳內有伊弟妄羅大辟之語或者因憤生
逆亦未可定其所著述如有悖逆即當嚴辦如無逆跡亦當核銷
以免惑壞人心風俗現移督撫搜查辦理謹此奏聞並詩一本傳
一本加簽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二十七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江蘇學政劉墉摺二

臣劉墉跪奏爲奏聞事臣在金壇辦理試務有丹徒縣生員殷寶

山當堂投遞一紙題曰芻蕘之獻極言江南省風俗人心官常學校之壞甚屬狂悖當即拏交府縣收禁即其家中搜出詩文二本除鄙俚不通外內有記夢一篇語句荒唐心事曖昧應行究訊現在移知督撫辦理並將作序加批之人究出一併訊辦理合恭摺奏聞所有原呈並詩文二本加簽恭呈御覽伏祈皇上睿鑒臣謹奏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廷寄

大學士于字寄大學士暫管兩江總督高署兩江總督河道總督薩江蘇巡撫楊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據劉庸奏如臯縣民人童志璘投遞呈詞繳出泰州徐述夔詩一本沈德潛所撰徐述夔傳一本其餘徐述夔詩內語多憤激現移督撫搜查辦理等語徐述夔身係舉人而所作詩詞語多憤激使其人尙在必

應重治其罪今徐述夔雖已身故現據童志璘呈其所作之一柱樓詩已有怨憤之語其未經查出之詩文悖逆詞句自必尙多不可不嚴切查究搜燬淨盡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且正當查儆違碍書籍之時而其子不將伊父詩文呈出亦當治以應得之罪至沈德潛爲此等人作傳贊揚亦屬非是念其已經身故姑免深究閱其所作傳內有伊弟安羅大辟閱十七月而冤雪之語徐述夔之弟係屬何人曾犯何罪作何完結並著查明原案詳悉覆奏又另摺奏稱有丹徒生員殷寶山當堂投遞狂悖呈詞並於其家中搜出詩文二本語多荒謬等語殷寶山所呈芻蕘之獻深詆士習民風吏弊竟以爲耳聞目見無一而可其人必非安分守法之徒但所言猥瑣轉可置之不問至閱其軸亭草內記夢一篇有云若姓氏物之紅色者是夫色之紅非卽姓之紅也紅乃朱也等語顯係

指稱勝國之姓故爲翁子微國之語以混之尤屬狡詭該犯自高
曾以來即爲本朝臣民食毛踐土乃敢繫懷故國其心實屬叛逆
罪不容誅著將書本發交薩載即提該犯到案就此條嚴加刑訊
詰其是何肺腸取具切實供詞勿任展飾按律從重問擬具奏其
徐述夔詩並着查明據實辦理至昨歲王錫侯大逆之書曾諭督
撫等飭屬實心查察遇有不法詩文隨時查辦今殷寶山悖逆之
詞經劉墉搜查而得即行具奏該地方官平日竟置若罔聞高晉
薩載楊魁所司何事應得何罪乎著傳諭高晉等卽行明白題奏
並查明該管之縣府司道各官一並參處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
並諭劉墉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八月二十八日廷寄

大學士于字寄署兩江總督薩江蘇巡撫楊乾隆四十三年八月

二十八日奉上諭昨據劉墉奏於殷寶山家內搜出詩文二本內有記夢一篇應行究訊現在移知督撫辦理等因一摺殷寶山記夢篇有姓氏爲紅紅者朱也之語顯係繫懷故國實屬叛逆罪不容誅昨已諭令薩載楊魁嚴訊該犯確供從重定擬具奏矣今復思該犯情罪重大外間審訊恐不能得其實供着傳諭薩載楊魁查殷寶山現在解交何處審辦即由該處派委妥幹員弁管押該犯嚴行解京審訊沿途小心防範毋致疎虞昨日發去之書仍著繳回所有該犯家屬並著楊魁就近查拏監禁聽候辦理將此由五百里一併傳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江蘇巡撫楊魁摺一

江蘇巡撫臣楊魁謹奏爲奏聞事竊臣接准江蘇學臣劉勳札會於金壇考試時有丹徒縣生員殷寶山投遞一紙自稱多曉之類

妄論江南省風俗人心官常學校詞句狂悖委員於家中搜出詩文內記夢一篇語甚荒唐並有作序加批之人均應嚴究又如阜縣民人童志璘呈繳已故秦州人徐述夔詩一本沈德潛所撰徐述夔傳一本查徐述夔詩集語多憤激其傳內有伊弟妄羅大辟等語此外有無悖逆著述應卽搜查辦理俱經繕摺奏聞將原書恭呈御覽一面札會查照等因臣查殷寶山妄談時政並編造記夢詞句均屬狂悖不法自應澈底究明嚴加懲治臣復飭委常鎮通道孫括親赴殷寶山家逐細搜查一面飛行鎮江府知府李士珠親押案犯並將作序加批之人一併解蘇迅速審辦至徐述夔著述之書蘇州書局未據繳還曾否呈繳江寧書局當卽行據揚州府知府謝啓昆稟稱本年四月內據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將伊故祖所著學庸講義一柱樓詩連板片赴東臺縣呈繳轉送江寧

書局並有該縣監生蔡嘉樹將前項書本同徐述夔傳墓誌銘石刻赴縣呈繳又續據徐食田繳出論語摘要蓮堂雜著想詒瓊筆等書三種因蔡嘉樹復赴江寧藩司具控稱伊在縣先行呈首徐食田賄囑縣書捏稱自行呈繳飭府查辦提究等情臣查學臣原奏徐述夔詩內既屬語多憤激明有狂悖之處且其傳內開列書名尙有古文時文拼茶場志詩餘五色石傳奇等種未據呈繳此外想另有悖逆書籍字跡必須專委大員前往搜查俾無隱漏其徐食田如何捏首情由亦應嚴究明確臣已札委蘇糧巡道陳大化督同揚州府赴徐述夔家將所有書籍悉心檢查據實呈送提同徐食田等各項書籍解省究辦並訊明徐述夔傳內所叙從弟廣武妄羅大辟閱十七月而冤雪之語係屬何年之事一併查卷察核再沈德潛代爲作傳則徐述夔書籍伊家想有存留臣又委

臬司孔傳炯督率蘇州府楊燦前往細查並無徐述夔所著各書
遺存在家稟復前來除俟提解殷寶山徐食田等犯案卷書籍到
日臣即督同兩司逐加查閱嚴審究擬分別奏會所有現在辦理
緣由臣謹先行恭摺聞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九
月初七日奉硃批已有旨了欽此

九月初七日廷寄

大學士于字寄署兩江總督薩江蘇巡撫楊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初七日奉上諭據楊魁奏接准學政劉墉咨會有丹徒縣生員殷
寶山投遞呈詞語多狂悖又如臬縣民童志璘呈遞秦州已故舉
人徐述夔詩集語多憤激現在嚴行搜查審辦等語此二案前據
劉墉具奏已降旨薩載楊魁令派委委員將殷寶山嚴行解京審
訊並將其家屬就近查拏聽候辦理薩載楊魁接奉前旨自即當

遵照妥辦至徐述夔一犯雖已身故其所著之書自應向其子孫
速行追繳今據楊魁稱伊孫徐食田賄囑縣書捏稱自行呈繳等
語徐食田既隱匿伊祖書籍不早呈繳及知事已敗露復敢賄囑
縣書捏稱自繳其詐僞殊爲可惡且必有隱匿書籍書板之事徐
食田自己拘提到蘇亦當解京嚴訊著傳諭楊魁即派委妥員將
徐食田嚴行解京審訊沿途小心防範毋致疎虞派人嚴搜其家
有無藏匿書籍之事速行奏聞並將聽受賄囑之縣書一併遴員
隔別管解來京沿途毋任見面串供另滋弊竇所有徐述夔家中
各項書籍書板仍即詳細搜查全行解京查辦將此由五百里發
往並諭薩載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署兩江總督薩載摺一

署兩江總督江南河道總督臣薩載跪奏爲遵旨明白回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接奉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據劉墉奏如臯縣民人童志璘投遞呈詞繳出秦州徐述夔詩一本云云欽此臣跪讀數四寔深惶悚伏念一切違碍書籍屢蒙訓飭令寔力查繳數年以來經臣大學士督臣高晉撫臣楊魁先後檄行各屬上緊查辦並委員給價購買統計江蘇兩局共繳過違碍書二萬餘部本年七月十三日督臣高晉奉命赴豫堵築漫工臣兼署督篆檢查卷案本年閏六月二十五日欽奉上諭以各省查繳違碍書籍恐外間尙有存留此時續行呈繳仍可不加究治若匿不繳出後經發覺難以輕宥著再寔力查辦不可稍有疎漏等因欽此督臣高晉即札會撫臣並通飭三省藩司督率所屬寔力查繳具報臣署篆以後復飭各屬廣宣恩旨徧行出示曉諭務使窮鄉僻壤一體周知作速呈繳以憑核辦在案嗣准學臣劉墉札會按

試鎮郡有丹徒縣生員殷寶山投遞芻蕘之獻一本並委員赴其家中搜出詩文二本語多荒謬又如臬縣民童志璘呈繳泰州已故舉人徐述夔詩一本沈德潛所撰徐述夔傳一本其徐述夔詩內語多憤激均經奏明交督撫查辦等語臣一面飛行臬司會同藩司提犯赴蘇嚴審究繳一面飭知鎮江揚州二府再赴各犯家中嚴密搜查再准撫臣扎會添委常鎮道孫括蘇松糧道陳大化率同各府縣分詣殷寶山徐述夔兩家搜查有無別項不法字跡先將辦理緣由恭摺奏聞隨據各府縣稟報查抄各犯家產並將家屬人口查明小心看守造冊呈送又據鎮江府稟所有殷寶山詩文內作序之趙學禮尹發莘及批點之殷一桂均經查提押解赴蘇候審今於九月初四日欽奉上諭並將書本發臣提犯審擬具奏臣已飛飭臬司提齊犯卷押解來浦復於初五日接准廷寄

欽奉上諭令將殷寶山解京審辦等因欽此除經扎會撫臣並飛
劄臬司監提殷寶山遴委妥幹員弁管解起程另摺奏覆外臣於
不法詩文不能及早查辦蒐羅淨盡以致尙有存留清夜自思實
屬罪無可逭乃蒙聖主洪慈不卽嚴加治罪令臣明白回奏臣感
激悚惕無地自容惟有請旨將臣從重治罪以爲辦理疎漏之戒
應參之縣府司道容俟會摺參處外因係奉旨即行具奏之件謹
恭摺附驛奏覆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奉硃批該部嚴察議奏欽此

署兩江總督薩載摺二

署兩江總督臣薩載謹奏爲遵旨繳回原書起解逆犯並陳明現
在查辦徐述夔悖逆詩詞恭摺奏聞事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
八日奉上諭昨據劉墉奏於殷寶山家內搜出詩文二本等因臣

嘉慶四年正月初九日總管蕭得祿張進喜閻進喜常永
貴張進忠奉

上諭朕在養心殿召見滿漢大臣仍照向例俱由乾清門行走惟
內廷軍機大臣等准由內右門行走有年逾七旬滿漢文武大
臣等亦准由內右門行走懋勤殿行走之官員趙秉冲及匠役
人等出入走內右門本處太監帶領太醫院值班御醫出入走
乾清門本處太監帶領茶膳房章京柏唐阿廚役值年內管領
出入走內右門不許進月華門遵義門值班侍衛一名柏唐阿
二名隨膳行走本處首領太監帶領傳行關防造辦處官員進
內接活計出入走內右門內庭工程營造司官員匠役人等如
有差務放匠報門總管奏知放匠再軍機處滿漢章京只許在
南書房辦事不許向別處行走出入隨軍機大臣走乾清門如

朕在某處召見軍機大臣軍機章京不准跟隨再軍機大臣出入取送事件使令南書房太監

正月初十日總管張進喜常永貴奉

上諭本月十九日在西廠子搭四方氈房一座前搭布棚週圍設黃布城辦事不必設床止鋪白氈用燈草褥二塊設座布棚前東西配搭蒙古包各一座著軍機王大臣辦事如有引見布棚下安設小床軍機王大臣及引見官員出入由中正殿門行走二十三日住咸福宮不必設床仍鋪白氈燈草褥俟二月初三日初滿月大祭禮畢再行設床四方氈房內亦照常安設床褥引見時布棚下更換大床

正月十六日奉

上諭總管首領太監內從前曾經賞過貂褂海龍褂者概不許穿

用任其典賣收存

三月初八日奉

上諭向來阿哥等俱戴用紅絨結頂帽朝帽係戴用紅寶石頂惟夏季遇有戴兩纓時與常人無所區別嗣後如戴用兩纓帽時即著戴用寶石頂

四月十一日總管蕭得祿等奉

上諭從前宮中太監缺額者皆因外邊王公大臣使令太監過多原無定額今朕欽定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使令太監各有額數不許多增如有逾額者令其送進宮內交總管等分撥當差嗣後停止挑取旗下太監再朕披閱現行則例各處太監額數內竟有與則例不符者或以前有增減之處爾總管等詳細查明並將各處首領太監額數查覈量其差務酌加增減先將養牲

處鴿子房二處裁汰再將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太監酌定額數其所用太監數目較比以前欽定額數分晰彙奏以便將來修理現行則例

四月二十二日養心殿總管梁進忠奉

上諭內務府大臣縑布奏查抄入官西直門外白石橋地一頃零九畝著賞給宮內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太監等取租以爲永遠料理衆太監等恩濟莊廟宇香火並太監等墜地需用之費其應得執照者縑布辦給

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昨賞太監等地一頃零九畝所取租銀不敷一年香火等項之用此外尙有地一頃八十畝與此地毗連著加賞衆太監及南府景山太監等取租嗣後南府景山總管首領太監亡故者

亦於恩濟莊太監塋地內埋葬不必入於外學教習學生塋地

十一月初三日禮部尙書德明遵

旨查明將

太廟太監首領王德順賞給七品頂戴副首領張祿韓成賞給八品頂戴所有錢糧照例支給毋庸再加增於本月十二日經總管蕭得祿等具

奏奉

旨俟補修則例時將此七品官職首領一名八品官職副首領二名載入則例

十一月初六日總管蕭得祿等奉

上諭諭宮內及南府景山總管等近因審訊監督廣需一案供出曾送過吳天成食物據吳天成供稱五月八月節送過監醫廣

需食物三次廣需給過銀四百兩內有搬運陳設園戶等餽食
開銷尙存銀二百八十兩以備西爽村安擺陳設應用餘剩銀
兩總管首領太監均分據王吉祥供稱送過監督廣需紗袍一
件沉香朝珠一盤廣需給過王吉祥銀五十兩楊木標三十根
碎甌二方據劉進喜供稱送過監督廣需火羊皮二十五張荷
包扇子等物廣需給過劉進喜銀一百兩似此縱意徇私大千
法紀將此供單著奏事太監交軍機大臣照單審訊廣需再圓
明園清漪園靜明園等處太監素來惡習與監督交好情弊朕
早已知之嗣後務要嚴行禁止內外交結將吳天成降爲七品
總管王吉祥劉進喜革去頂戴降爲無職首領仍交與軍機大
臣隨廣需之案從重治罪再將吳天成現收銀二百八十兩劉
進喜銀一百兩王吉祥銀五十兩著即追交敬事房王吉祥楊

木槩三十根碎甌二方著追交盛住以備工程應用此後再有此等事件必嚴加治罪決不輕恕

十一月二十二日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奉

上諭祭神房太監白進孝於本月十八日初次逃走宮殿監督領侍蕭得祿未經具奏甚屬不合總管太監常永貴理應會同總管等參奏之事乃竟一人參奏實屬狂妄蕭得祿常永貴俱著交內務府大臣議罪

嘉慶五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臨御以來凡於內庭太監等類加賞賚屢有恩施迺竟不知感戴漸至驕縱甚至本日補放五品總管時蕭得祿胆敢於朕前妄行瀆奏濫保常永貴可勝五品總管之職實屬謬妄已極若不嚴行懲治無足以示儆誡蕭得祿著革去督領侍降為

食二兩錢糧太監著往

裕陵當差常永貴平日在敬事房於差務尙爲熟習是以屢次加恩近來漸多狂妄今竟敢於朕前欲辭總管往萬年吉地當差是其驕縱已甚常永貴著革去六品總管降爲八品首領仍食四兩錢糧在萬壽山當差交管理三山大臣不時稽查伊若再不知悛改即行參奏嚴辦所有督領侍之缺著張進喜補授其五品總管之缺著閻進喜馬朝棟補授其六品總管之缺著裕陵首領太監張國泰補授並著內務府大臣派委司員將蕭得祿解往卽帶領張國泰來京當差

嘉慶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上諭大內門禁關防實爲緊要是以朕諄諄降旨教導原恐不法之人滋生事端今再嚴傳等處他他內雇覓蘇拉廚役如有酬

酒不法無籍之徒即行逐出不可容留在內傭工嗣後如有雇覓人等俱要知來歷有保人方許留用再向例隨侍等處當差之太監俱係進宮年久之人近來有新進太監爾等即補隨侍等處當差至茶膳房係辦理御用口味之地尤關緊要新進太監尤不可補給當差嗣後如有新進太監補給外圍各門當差俟過三年後看其老實勤慎再撥給隨侍等處茶膳房各宮內庭下當差以後爲例再傳與圓明園總管等嗣後緊守園庭門禁關防如有新進太監亦撥給外圍遠處當差俟過三年後看其勤慎老實再撥給九洲清宴內圍等處當差敬謹遵行著爲例

嘉慶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本日朕恭閱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內欽奉

諭旨養心殿太監等遇有零星活計輒傳喚造辦處各項匠役整理漫無稽覈殊屬非是圓明園等處亦然宮殿重地遇有應行修整之事應告知總管內務府大臣派員放匠不當任聽太監等專擅徑行昔

皇祖時曾有

諭旨飭禁載在宮史今相沿日久太監等漫無顧忌著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嚴行禁止嗣後如有必須放匠修整活計之事俱令呈明該總管大臣派員查點仍將某處放進次數於年底彙摺具奏欽此仰見

皇考祇循

成憲訓誡詳明允宜實力奉行日久弗懈朕前曾疊次降旨申嚴

爲人言吾鄉自項羽後至我一人而已選館後掃安溪相國之門
社鼠城狐無所不至乙未分校禮闈恃安溪之勢一手握定四總
裁咸怡聲屏息聽其所爲榜發士論大譁安溪亦不能安其位臺
臣董之燧劾其苞苴關節安溪力救之董之白簡雖非至公然所
言不可以人廢也先帝以臺臣徇私發還原疏繼而徐用錫儲在
文等敗缺大露先帝面詰安溪安溪引咎徐儲諸人皆削職去安
溪因以不振李少司馬奉粵西巡撫之命李遂登徐用錫於薦剡
且云向者臺臣董之燧聽門生之言妄行參奏先帝以原疏發還
後徐用錫罷歸雅非先帝意臣請帶至廣西令其於書院教授生
徒遇要緊府道缺題補其言頗失體五月十六日至藩署胡方伯
出示邸抄見上諭謂李紱薦徐用錫朕不知其爲何人遂令調來
引見近者訪聞徐用錫外直內詐奸險小人李光地亦爲所愚聖

祖詰責李光地具疏認過徐用錫革職出京都中士夫皆仰頌聖祖之神明此人爲官尙不可況作師長耶勒令回籍並令有司嚴加看管不許其出門生事與胡方伯抵掌稱快且皇上知人則哲近古所未有也李以徐薦引得入安溪之幕今徐失意潦倒李尙以舊日因緣爲之援手雖朝廷名器非報德之物然尙有古人風以此責李則交道幾於息矣五月十六日

熊文端明史

康熙十八年開館修明史京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監司以上皆得舉所知不論已仕未仕者約薦舉數百人召試體仁閣下欽命題二一則璿璣玉衡賦一則省耕詩二十韻上親定其高下得五十人謂之博學鴻儒直隸則大興張烈字武承宛平米漢雯字紫來任丘龐塏字雪崖獲鹿崔如岳字雪峯東明袁佑字杜少江南

則上元倪燦字闇公望江龍燮字石樓宣城施閏章字愚山宣城
高詠字遺山長洲汪琬字茗文長洲尤侗字展成長洲范必英字
秋濤長洲馮勗字方寅吳縣錢中諧字庸亭吳江潘耒字稼堂吳
江徐鉉字電發太倉黃與堅字廷表常熟周慶曾字燕修華亭王
頊齡字珺湖華亭吳元龍字臥山上海錢金甫字越江武進周清
源字蓉湖無錫秦松齡字留仙無錫嚴繩孫字蓀友宜興陳維崧
字其年江陰曹禾字頌嘉宜城邱象隨字季貞山陽李鎧字公凱
山陽張鴻烈字毅文休寧汪楫字舟次寶應喬萊字石林浙江則
錢塘先少司農仁和邵遠平字戒三仁和沈筠字晴巖仁和吳任
臣字託園海寧沈珩字吹巖秀水朱彝尊字錫鬯秀水徐嘉炎字
勝力海鹽彭孫通字羨門平湖陸棻字義山鄞縣陳鴻績字子遜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遂安方象瑛字渭仁遂安毛升芳字乳雪江

西則臨川李來泰字石臺清江黎騫字瀟雲山東則諸城李澄中
字渭清河南則睢州湯斌字荊峴陝西則富平李因篤字子德四
川則東鄉曹宜溥字鳳岡分修明史其有書之無可考者如天啓
年間實錄涿州馮相國銓取而燒之後以重價購天啓七年中邸
報其中略有關涉時貴人者又無完紙崑山徐相國元文見邸報
有七箱喜曰天啓一朝之事備於此矣既而知其殘缺嘆曰是亦
可謂之報乎先公笑曰所謂雖則七襄箱不成報章也無不大略
其中有事之不足信者如建文殉社稷自焚死而野史謂其遜國
吳江史仲彬本糧長也而偽造致身錄一編則妄加以官僭與
之以謚朱彝尊指爲必無之事考訂甚詳徐嘉炎起而力爭之云
即未必有之亦當存此說於天地間諸如此類聚訟紛紛爲總裁
者又無卓見第以紀傳表志令諸公圖分之以此人自爲說合觀

之有事跡相戾者有年月未合者有是非不同者有姓名互異者其書雖成先帝頗以爲疑而未刊布也命熊相國賜履重爲編定之熊携歸江寧自比於涑水之開局然任意以爲曲直又延致目不識一丁字者妄加刪補性復嗜利故明臣子孫有以兼金餽者則加其祖父之官增以易名之典其有與相國者不協則於其先世之官階降黜之事跡誣毀之真魏收之穢史矣且謂明亡於萬歷年太祖龍飛而明社遂屋萬歷中年以後皆刪之明史至萬歷而止一時爲之不平相國聞之遂以詞臣所修明史付之烈焰書上不當先帝意留中不發相國窘甚時先公方承先帝殊眷相國夜至先公邸舍云上疑所編明史未善廷臣爲至尊倚畀無出公右者將來上必以明史爲問幸曲爲揄揚先公曰不可未見全書而極口贊美是欺君也上以此爲問惟以未見全書不知其詳對

相國曰上若以全書發出公將如何先公曰若發示全書亦不敢承旨相國曰何以復旨先公曰卷帙浩繁某年已六十矣一人之精力有限現有佩文韻府詠物唐詩廣羣芳譜諸書非旦夕可了若發明史校勘必數年之久方得卒業垂老健忘不能記憶倘分授他人始終不能貫穿此某之確見也上問亦以此爲對相國長跪廳事曰上方嚮用望一言爲助先公大驚跪掖之起相國哀懇曰公必允我而後起先公曰未見書而遽稱甚佳是欺皇上也此時佯諾而廷對背之是欺相公也相國曰公但云得之傳聞皆以熊某所修明史爲是足矣先公曰傳聞之言豈可以對君父且聞相公假手於人不協輿論某違相公台指不畏萬代罵名耶相國汗流覆面而去恨甚所以害先公者不一而足先帝異日果以明史爲問先公即以前說對相國一日奏之先帝曰汪某無經濟而

自謂經濟非道學而妄託道學嗚呼如章惇蔡京如韓侂胄史彌遠於忤己者借道學爲一網打盡之計若相國則又自附於道學以濟其惡者此實權奸之變調也五月十六日與胡方伯言及明史而記之

張洎祖澤深之獄

祖澤深字仁淵奉天人以吏部漢軍主事歷官蘇松常鎮糧道下荆南道其爲人狡惡橫暴官跡所歷竭澤而漁而頗善相人在京時至報國寺吾鄉高文恪士奇方流落京師秃筆破硯坐報國寺廊下賣字糊口祖澤深見之訝曰相應大貴高文恪泣曰一身潦倒懼以饑寒死安敢望大貴耶祖熟視良久曰於相法宜至宰相即無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權挈之歸善視之高文恪因執弟子禮

論大... 祖澤深... 高文恪... 執弟子禮

自謂經濟非道學而妄託道學嗚呼如章惇蔡京如韓侂胄史彌遠於忤己者借道學爲一網打盡之計若相國則又自附於道學以濟其惡者此實權奸之變調也五月十六日與胡方伯言及明史而記之

張洎祖澤深之獄

祖澤深字仁淵奉天人以吏部漢軍主事歷官蘇松常鎮糧道下荆南道其爲人狡惡橫暴官跡所歷竭澤而漁而頗善相人在京時至報國寺吾鄉高文恪士奇方流落京師秃筆破硯坐報國寺廊下賣字糊口祖澤深見之訝曰相應大貴高文恪泣曰一身潦倒懼以饑寒死安敢望大貴耶祖熟視良久曰於相法宜至宰相即無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權挈之歸善視之高文恪因執弟子禮大學士索額圖用事某奴訪書算之人於祖祖時將外任即薦

高至某奴家某奴者索所信用人也偶以通賄爲人所覺某奴窘甚商之於人咸勸其雖嚴刑不承主亦無如之何也高曰不然主倚毗君如左右手痛哭流涕以負恩爲言必得免若不承恐先死於嚴刑且嚴刑而承寧有活理某奴然之索盛怒詰責奴泣曰實有之因叩頭請死索意解叱之去越數日索思奴誠負我然他人必諱其事奴竟承之何也問之於奴奴曰此門館高士奇教我也索立呼高入見且喜其字畫端楷知人意指留之幕中高遂爲權貴人客矣居無何先帝思得書生可以備顧問者索欲薦高而未決祖偶入謁即曰此人於相宜位極人臣某奴亦曰高某誠實必不負主即前日教奴認罪可知其無欺矣高遂得侍帷幄不逾年權傾天下是時崑山徐尙書乾學爲先帝所厚祖復引高北面焉高以泥塗入霄漢感祖甚思爲之死祖後爲荊南監司與巡撫都

御史張洵忤一日張洵延總督某飲酒半屏左右密語優人皆出
惟且兒某以病臥戲箱中不能起同儕闖其蓋而去督撫言劾祖
荆南事歷數其賊私欸證爲且兒所竊聽素與祖有餘桃之愛奔
告之祖急遣人訐巡撫陰事且囑徐與高爲之地徐與高先以上
聞越半月巡撫疏始至遂成撫道互訐之局先帝命學士色某至
楚審鞠有兩罷之之議色未歸高奏曰色某得撫臣賂先帝革色
某職不許入京城充發烏喇色在途聞之驚墮馬折其股抵郭外
妻子皆逐出城同至烏喇去高因奏應遣親信大臣往審其意在
徐尙書而命下則直隸巡撫于成龍也徐高大驚計無足制于者
巡道胡獻徵于之所至親愛者外舅大司寇胡公時爲中允徐之
門下士也與巡道有昆弟之分囑司寇公致巡道聞之直撫巡道
駭曰此君烏可干以私者且徐高其平日所痛惡也司寇公不敢

明言其故報曰已致之也于至京請聖訓大學士明珠亦以祖託之于不答張洴祖澤深皆貪吏之尤者于至楚二人皆擬實重典人以爲快徐與高無所發怒則切齒於胡獻徵獻徵陞江蘇藩司楚人洪之傑由鴻臚卿擢江蘇巡撫徐尙書之私人也徐授意於洪必欲去胡胡又紈袴不甚整飭晨謁巡撫方入轅門遽發礮胡出不意幾仆地責發礮者扑之二十即乘輿徑歸洪大憤百計厄之胡遂告病去色學士審後祖繫於獄聞色有烏喇之命譁曰我何罪而入犴狴徑出獄以項鎖乃國法不可去遂銀鑄纏頭坐四人轎鳴鑼呵殿具威儀伍伯而出通城之人一時傳笑後入西衙門豪興如故總漕慕公天顏下獄先公常令余入視諸貴人皆不入監腐板房中祖所居與慕頗近余以常至其處則薰爐茗椀陳名人書畫芙蓉茉莉蕙蘭充牣其中香風馥郁狎客校童挾絲竹

高歌快飲陳叔寶全無心肝可以移贈矣戊寅年六七月間事祖竟瘞死獄中張徽倖得出高受恩處頗多後皆凶終隙末惟於祖則始終以師禮事之高是年解官蓋亦爲祖所累云五月十七日

高文恪遺事

高文恪之與索額圖固有德而無怨者也索額圖死於宗人府籍沒貲財全家受禍皆高爲之索以椒房之親且又世貴待士大夫向不以禮況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頤指氣使以奴視之高方苦飢寒得遇權相拜跪惟謹殊以爲榮後高受知先帝洊歷顯官而見索猶長跪啓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尙稱爲高相公索則直斥其名有不如意處則跪之於庭而醜詆之高遂頓忘舊恩而思剗刃於其腹中癸未年高隨駕北上時高已叛索而比明珠矣徃謁索於其家索袒裸南向坐高叩頭問起居索切齒大罵辱

及父母妻子高免冠稽顙不敢起若崩厥角泥滿額總兵曹曰瑋在京候補先帝命索飯食之高見索時曹侍立簾外思曰高知我見其情狀必遷怒於我矣遽引疾歸索有門客曰江黃者紹興人索之委任十倍於高高雖攬重權江視之蔑如也其時儀同開府於高稱門生者指不勝屈而江僅以弟畜之高不勝憤遂欲殺江以除索而江不免江死之日高已告歸方渡江忽曰江且老至矣口中喃喃若與人晤對而謝過者即目不見一物抵平湖不數日死或曰大學士明既與定計殺江以除索然於高仇頗深因餞而毒之如俗之所謂慢藥者高始也因索以得官旋合明以傾索又合徐以傾明又合明王鴻緒以傾徐市井小人出自糞土致身軒冕烏知所謂禮義廉恥者哉又有所謂徐安士者松江人自比於張留侯李鄴侯葛衣芒屨滿口皆喪身滅族之言果得奇禍江多

髯偉貌以奇男子自居所謂小有才適足以殺其軀者徐委瓊醒
齷不類人形而惟利是圖又江所羞與同傳者徐居碧山堂士大
夫相見必稱碧山先生常開筵召客以得與者爲榮梁園小山未
嘗不徵歌命酒於碧山堂上也江徐橫時朝貴爭候其門有因之
以取卿相者如索如明如徐如王如高如江如徐猿鶴沙蟲君子
與小人俱化此時之墓木俱拱數十年恩怨榮枯不過留爲後人
話柄而已嗚呼五月十七日

西安吏治

吏治之壞莫甚於陝西數十年來督撫藩臬皆以滿州人爲之目
不知書凡案牘批答第責之幕客官方賢否但委之堂官雖判日
亦假手於人吏治民生皆不過而問焉惟以刻剝聚斂爲恒舞酣
歌之計而已即如督臣吳赫獲罪欽差大臣臨訊有妓女爲欺犯

督臣與妓女同跪於庭爲千古笑談不但失大體已也上官既無善類屬吏賸民以奉之加徵雜派苛政日增間有自好之士不竭膏血爲餽遺即不能保其位且有破家亡身者三十年前先帝念秦省災荒有發籽粒之事自命清流如遂寧張鵬翮者奉命至陝西飽橐而歸帑金皆爲貪吏瓜分而責災黎償還其糶較旱魃尤烈繼以西陲用兵本省貢賦不足供軍需協餉銜尾而至每至即以數百十萬計督撫以下又從而侵蝕之州縣更以軍儲名派之里地兵飢於外民困於內其不倒戈揭竿者幸耳總督鄂海去官年羹堯來深知其弊於是布政按察監司之不法者皆劾去之知府如西安之徐容延安之孫川鳳翔之甘某同知如榆林之汪元仕神木之周涌靖邊之胡昌期州縣如耀州之王文熙鄜州之張雲雀長安之陳昂咸寧之賈懋實膚施之于永熹石泉之賈焜或

以虧空或以貪婪皆以白簡從事西土之官幾於盡易之矣州縣
火耗但許加二皆解藩庫佐軍興視州縣之大小撥還銀若干兩
爲養廉之資而耗羨加二解藩庫外尙有贏餘名曰積頭州縣於
上司概不餽遺差足自給兩年以來兩陽時若雖西陲未罷戰而
民不知兵元氣爲之稍復猶有不肖州縣如邠州之趙學泗澄城
之崔輔鼎維南之范理甘泉之杜瓊米脂之尙崇安淳化之汪碧
皆參革之制府在西寧中丞范時捷坐鎮雅俗而已胡方伯每於
揭報時則咨嗟嘆息曰此人身家立碎矣旣而曰范文正公言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竟去之嗚呼上官旣不誅求瘡痍尙未盡起爲
民父母者得免於飢寒已屬非分乃橫征苛派公堂日事敲扑編
戶相率流亡烏能怨大吏之參揭哉雖尙有漏網之魚然吞舟者
鮮矣全秦吏治頓改舊觀大僚與百姓呼吸可通酷吏貪官幾至

屏跡制府洗刷數十年之陋習整頓數千里之封疆風雨以時婦
子相保可謂上不愧君父中不愧屬吏下不愧民生者矣余今年
過山西吏治亦非昔比然以逢迎爲循卓以刻薄爲才能耗羨盡
歸藩庫而養廉之所給甚少不能糊其口又啓百姓告訐之門有
司皆重足而立莫保旦夕之命如萬泉令瞿某常熟人以私派擾
民聚數千人圍城斬關而入焚其公堂瞿某與幕客家奴踰垣遁
惟留婦女於署亂民至署盡褫其裏衣並繡鞋羅襪去之寸絲不
挂張其四肢向外縛於樹巔手足皆寸寸縛之而散次日瞿令至
署始令吏人家奴升樹解縛樹旣高門外行人聚觀有慨嘆者有
嘲笑者有詬罵者巡撫諾敏立拜疏劾去下檄平陽府擒治亂民
之爲首者太守董紳調守城參將兵及民壯二百人往捕治之亂
民開堡門以火器弓刀傷之幾盡太守自至其地指天誓日出印

文如俗所謂伏辨者亂民收其印文出三人交太守且約不得令之死太守以三人歸斃其一其二人則薄責縱去今調臨縣杜庭珠于萬泉余二月間在洪洞令孔傳忠衙齋杜自萬泉至太原路經洪洞孔留之飯杜嘉興人肇余宗伯之子也知余在署請與相見留二日始去深夜聚談因道瞿令婦女受辱事杜愀然曰某聞調萬泉即遣家累南還皆有難色某告之曰若輩亦欲以私處向外赤身縛樹上耶余謂瞿令以貪殘激變宜罷官但須少緩其期斬之以謝百姓若以此斥逐刁風不可長也亂民聚至數千人城門天子之城門也可毀乎公堂天子之公堂也可燒乎急擒首惡肆之於市以爲亂民之戒若拒捕傷人雖舉堡屠之亦不爲過婦女何罪而辱之若是其甚乎郃陽縣鹽引民運民銷者已久西安太守金啓勳創官運官銷之說百姓以爲不便郃陽令高佩奉行

甚力鄉紳范光宗爲首遣家人李德率衆人毀城而入堂皇門闥皆破碎胡方伯原不主官運官銷之說太守以民變聞方伯曰我久知其不可汝云有事皆在卑府身上卑府可保無事今竟如何金倪首而已方伯遣三水令周文澤至郃陽幾爲百姓所擊周至城隍廟與郃陽令皆以印文伏辨與民聽民運民銷其事得解胡欲揭高令之激變余曰此何與知縣事高至今不知余爲解紛也圍城事近頗屢見有謂州縣不可爲者余曰民雖凶頑然至聚衆爲變皆有司之自取若減刑薄斂休戚相關民安得變卽有不逞之徒號召聚衆衆亦不爲聚也臨汾令宮懋言在縣時百姓碎門入裸其眷屬縛之於柱跪宮於堂上使觀焉至有以手摩之問宮曰此何物耶今宮已爲平陽通判不知尙憶前事否近聞山東火耗每兩加八錢民不聊生河南亦然齊豫二省連歲大旱且蝗蝻

爲災野無青草余去年八月過山東所親見者江南浙江辛丑壬寅癸卯旱三年矣今歲自故鄉至者咸云久不得雨大河無水不甚通舟楫而督撫無以上聞者有司莫以告徒切杞人之憂而已
五月二十日

榆林同知汪元仕

汪元仕湖廣人以吏員除福建某府經歷陞蒲城令竭蒲民之脂膏以奉總督鄂海遂題陞榆林同知榆林方開捐納元仕窮奢極欲飲食則山珍海錯也姬妾則粉白黛綠也僮僕則宋朝子都也居室則山節藻稅也梨園則金玉錦繡也出入則香車寶馬也賓客則孟嘗平原也玩好則商彝周鼎也遂致虧空數萬金施總漕世綸奉命查陝西倉庫時鄂督局已大壞然施不得其要領有維揚狡童汪思忠自淮安隨施之家奴來元仕與通譜系兄事之盡

以陝西虧空詳開一紙條分縷析因思忠達之總漕大喜如糧道祖允焜等皆以此獲罪而總漕無所加恩於元仕第以將來薦拔許之總漕返所任未久卒於官元仕亦丁艱鄂督猶在陝西元仕復厚餽焉鄂未知其構已於總漕也題留之於轅門効力鄂去官後年太保來虧空無所掩飾於是題參革職追比其中有二千餘金應存藩庫者元仕脅耀州膚施縣及神木同知諸人各以印領交薩藩司今諸人皆以虧空削職不能還帑始以本末言之督撫事下方伯方伯轉發西安金太守啓勳延安沈太守廷正會審諸人合詞曰我輩現在虧空豈有兩顆頭代汪元仕砍去耶元仕堅不肯承方伯令兩太守夾訊之余頗以爲過當蓋印領旣不足憑元仕自無卸處何必三木方伯云豫讓之報智伯蔡邕之哭董卓其誤在不宜失身匪人業已如此惟有報之哭之耳元仕旣受恩

第三輯勘誤表

篇目	葉數	行數	誤	正	葉數	行數	誤	正	葉數	行數	誤	正
諭旨三	一九	者	著									
奏本二	一	刺	制		四	六	疆	疆				
鄂摺六	一	毫	毫		六	一一	遠字上漏較字六	一一	謁	謁		竭
英使案一八	二三	禮	體									
西征二一	五	鋪	鋪		二六	二〇	護	獲				

掌故叢編第四輯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出版

編輯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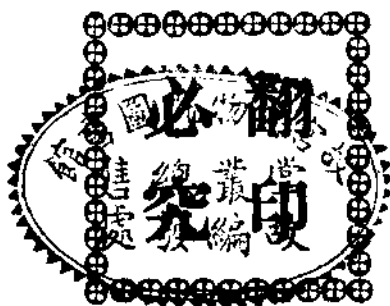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
圖書館掌故部

發行所

景山西大高殿
電話東局九八七

印刷所

興華門內後細瓦廠
和濟印刷局



費	郵		價目表	
	本	外	每	每
每期一分	京	埠	月一冊	半年六冊
每期二分五	外	埠	五	二元七角
每期五分	外	國	五	元二角
				全年十二冊

代售處
 琉璃廠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直隸書局
 青雲閣 富晉書局 佩文齋
 東安市場 佩文齋